辨水先生文集

附録 後序

十五

特別
A20
2682
16

阿 へ20
流 2682
盛 16

舜水先生文集附録

○行實

門生　今井弘濟
安積覺謹撰

文恭先生諱之瑜字魯璵。魯作楚非也。印章刻故人或稱楚璵訛刻楚璵不復改。姓朱氏。號舜水。明浙江餘姚人。其先封邾。春秋所謂邾子也。後改爲鄒。秦楚之際。去邑爲朱。漢興流轉魯魏之間。在東漢時。曰暉曰穆。俱顯于世。亦其先也。元季。明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當時遠祖其名闕帝之族兄

也。雅不欲呂天潢爲累。帝物色累徵。而其堅卧不起。帝不能奪。家居終身。改姓爲諸。（漢音朱諸音相同）及祔主入廟。題姓爲朱。子孫復今姓。高祖龍山處士。（名關）不仕。卒家。高祖妣蕭氏。曾祖諱詔號守愚。累歷顯職。誥贈榮祿大夫。曾祖妣孟氏。誥贈夫人。祖諱孔孟。號惠翁。誥贈光祿大夫。祖妣楊氏。誥贈夫人。父諱正。字存之。號定寰。別號位垣。累遷總督漕運軍門。及卒。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妣金氏。前封安人。誥贈一品夫人。先生其第三子也。呂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十月十二日申時生焉。幼而頴悟絶倫。殆若成人。九歲喪父。哀毀踰禮。初從慈谿李契玄學。及長受業于吏部左侍郎朱永祐。（永佑字復啓。號聞遠。登甲戌進士第。歷太常寺卿。松江華亭人。）及東閣大學士兼吏戶工三部尚書張肯堂。（號鼒洞。福建建安人。）禮部尚書吳鍾巒。（鍾巒字穉霞。號霞舟。登甲戌進士第。歷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常州武進人。）特明詩書。初爲南京松江府儒學學生所謂

秀才也。少抱經濟之志。動輒遵禮。宗族及鄉先生。多呂公輔相期。弱冠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絶進仕之懷。而有高蹈之致。每對妻子云。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達係。次年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隱忍含弘。故絶志於上進耳。鄉黨每有疑難。先生片言折之。嘗有人携家譜來謂曰。我朱文公之裔也。文公之子。爲餘姚令。子孫因家焉。意欲認先生爲同族。及閱譜。世系大同。而唯有一世不明。則餘不足據。方今九族生正色曰。一世可疑者。宗族皆欲從之。先生尚不能敦睦。何用捨近求遠耶。狄青武人。尚不認仁傑。若能自立。自我作祖。棄其先德。則四山非聖人之後乎。宗族皆服其卓識。而從其言。先生始娶葉氏。先歿。繼妻陳氏。志意克諧。事姑盡孝。能安貧賤。有短裳挽鹿之風。年至四十一欲棄舉子業。退安耕鑿。諸父兄弟。愛

其器度可ニ大ニ用一ヒ而不レ許。於レ是每レ逢ニ大比一徒作ニ遊戲一了レ事而已。或有レ勸ニ顯達一者。則恬然不レ省。崇禎某年。提督藺松等。處學政監察御史亓其。（名闕）舉ニ文武全才第一名一薦ニ於禮部一。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幕府辟爲ニ監紀同知一。不レ受。尋擢ニ恩貢生一。考ニ官吳鍾巒貢一。劄ニ稱爲ニ開國來第一一。十七年甲申詔特徵。不レ受。弘光元年乙酉正月。又詔徵。亦不レ受。四月。即授ニ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一。（就レ家拜レ官爲ニ即レ）

授。監ニ荊國公方國安軍一。不レ拜。於レ是臺省交章論劾之。瑜偃蹇。不レ奉ニ朝命一。無ニ人臣禮一。先生即不レ別ニ家人一。星夜逃ニ避海濱一。此時左良玉之子夢庚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免於逮捕。既而自ニ舟山一至ニ日本一。轉抵ニ交趾一。未レ幾還ニ舟山一。隆武三年丁亥。（永曆元年）舟山守將。招討大將軍威虜侯黃其（名闕）兼制授ニ昌國縣知縣一。不レ受。十一月又題ニ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一。亦不レ受。聘請ニ軍前贊畫一。不レ就。永曆五年辛卯。舟山諸將。

五抱疑貳欲相屠殺清兵將至先生豫料禍敗欲自舟山至安南而阻風轉至日本先生素與經畧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勲溎相締結且與舟山諸將密定恢復之策時王翊兵勢頗振屢立戰功益先生所以屢至日本者欲以王翊爲主將鄉導而借援兵也然在日本未嘗露情洩機既而王翊戰敗被禽不屈而死久之先生得聞其計然莫詳其月日

乃以八月十五日設祭祀焉哀悼激烈發于其文爾來每逢八月十五日杜門謝客愴然不樂終身廢中秋賞月自是而後先生歸路梗塞然以日本禁淹留外邦人復過舟山六年壬辰監國魯王駐蹕舟山時安洋軍門劉世勲疏薦監紀推官不受吏部左侍郎即朱永祐擬兵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亦不受禮部尚書呉鍾巒擬授翰林院官先生自書履歷曰翰林院官大則坊諭贊允小則修撰編簡乘命未下再三力辭改不知係何官辭而不就時先生有浮海之志偶在舟中

爲清兵所迫脅。白刃合圍。欲使就降髡髮。先生誓以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駕舟送還舟山。因是巡按直浙監察御史王某。（名闕）嘉其節操。薦舉孝廉。不受。上疏固辭。（文集中時天下大亂。憲綱蕩然。先生雖有志於匡救。而時事不可爲。故累蒙徵辟。十有二次。前後力辭。七年癸巳。（監國六年）七月。復來日本。十二月復赴安南。先生雅有意於經歷外邦。而資恢復之勢。是故東南海外。雖遐窮

小夷。亦曾至焉。監國九年丙申三月。魯王特勅徵。（勅書載在文集）勅書降自舟山。而先生東漂西落。莫能速達。至明年丁酉正月。始達交趾。先生特制處士衣巾。設香案開讀。叩頭謝恩。歐欷慷慨。欲自海路赴思明。而就徵。適遭安南之役。不果。所謂役者。是時安南國王檄取中原識字人。差官舉呂先生。一時掩捕。如擒寇虜。而使先生面試作詩寫字。先生不作詩。但書朱子之瑜漸江餘姚人。南直隸松江籍。因中

國折レ柱缺レ維。天傾日喪。不レ耳二雜髮一從レ虜。逃二避貴一邦。于レ今一十一年。棄レ指墳墓妻子。虜氛未レ滅。國族難レ歸。潰耄憂焚。作レ詩無レ取。該艚作レ色。其間往復之言。忠憤義烈。激切慨然。衷人亦爲レ之改レ容。遂將至二外營一。該艚即日命レ跡レ東レ目。百般恐嚇。欲レ令屈レ服。而先生毫無二沮色一。國王屯兵之所。觀者數千人。意欲見。文武大臣悉集。露刃環立。先生故爲レ不レ解二其狀一。差官舉仗畫二一レ拜字一於砂上一。先生乃借二其仗一加二一レ不字一于拜レ字上一。又牽レ袖按抑令レ拜。先生揮而脫レ之。國王大怒。令二長刀手一押出レ西行。先生毫無二顧盼一。揮レ手即行。心決二一死一耳。遂將赴二該艚所一。於是闔國君臣震怒。必欲レ殺レ之。而先生執レ意彌固。有二黎醫官者一。從容勸諭曰。君必不レ拜。見レ殺無レ疑。何不自愛至レ此。先生厲聲曰。今日守レ禮而死。令笑入レ地耳。何必多言。次日黎明。自取二牖下水一洗二沐更一レ衣。撮レ土向レ北拜辭訖。竣二天明一。內樓供二奉勅書一。拜訖。附二呂

藉吾。囑托後事。謂黎醫官曰。我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國人稱稱探知其無辜遭難。乃有嘆服而稱奇者。國王亦差人訪察舉動。知其履歷事實。於是擅殺之計弛而任用之心萌矣。然先生未之知焉。獨在困厄之際。惟恐身名埋沒。千外衷而無達于天朝。乃密草奏疏。且錄遭役本末。封付王鳳。使上於魯主。（文在安南供役紀事）數日國王致書于先生。令仕。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先生復書拒之。（書見安南供役紀事）自此而後。鄰國君臣悉知先生負烈義勇。凜乎不可犯。反相敬重。如國王之弟。亦至稱爲大人。其敬服如此。時國主遣人。書一確字來問。先生解呂堅確之義。遂使先生作堅確賦。（文在安南供役紀事）先生既而歸。乃作書辭國王。（文在安南供役紀事）歸至會安寓中盜竊罄空。親友皆言是居停所爲。顯有證據。而先生明察非寓主之所爲。一槩不究。諸

人笑曰爲癡後事發竟與寓主無涉諸人嗟歎謂非常人所能也其後先生錄遭役本末往復事實名曰安南供役紀事附于文集先生欲歸桑梓潛察中興之勢而屢經窘迫資裝匱耗乃又上疏魯王其情狀文在安南供役紀事中明年戊戌夏又至日本蓋因魯主之召而欲從日本抵思明親攄情實而決去就也是時海內幅裂兵革鼎沸欲從安南直赴則行路艱澀是曰欲取海路而舟山既陷先生師友擁兵懷忠者如朱永佑吳鍾巒等皆已死節先生聞之進退狼狽然欲審察時勢密料成敗故濡滯沿海艱厄危險萬死如髮於是熟知聲勢不可敵壞地不可復敗將不可振若處內地則不得不從清朝之俗毀冕裂裳髡頭束手乃決蹈海全節之志明年己亥日本萬治二年流省又至日本先是筑後柳川有安東守約者庵欽其學植德望師事之深體先生忠義之心知其歸路絕宿望沮固請先生留日本

生從焉。乃與同志者二連署白長崎鎮巡二鎮巡許之。然先生流離也甚。四海空囊。孤身飄然。不能自支守約乃分祿奉其半先生辭曰過多。守約曰。先賢有言曰麥舟救朋友之急者。古人稱師與君父。所在致死。況其餘哉。然則義當悉獻。年俸自取其三之一。然辱愛之深。恐不許之。故今取其中曰分其半。若非其義。非其道。則奉者受者。猶之匪人。老師高風峻節。必不受不義之祿。豈曰守約之所奉爲不義之祿乎。守約百事不如人。惟於取與欲盡心師則豈於心安乎。縱使傾家奉之。志則在矣。先生重辭曰心不安。答曰。守約爲生。豈相愛之道哉。曰合理若拒之則爲匪人也。難曰致久故酌其宜曰中分之有餘則不在此限。不足則亦不必如此。願不過爲慮也。守約尊信老師。本非爲名。老師愛守約。亦豈有私。惟欲斯道之明而已。先生乃知其志不可移而許其所請。自是守約仕官之暇。窮微探

贖學術頓進。先生雖客寓於茲。莫不日向鄉而泣血。時北背而切齒。惟邦讐未雪爲憾。所特者舊邦二三之忠臣。所仰者明室累世之積德耳。辛丑歲。（寛文元年）守約問明室致亂之由。及恢復兵勢。先生乃撰書一卷答之。名曰中原陽九述畧。（附于文集）先生幼時嘗夢夜暖溶霜月風輕薄露氷二句。因呂溶霸名齋而未知其兆。及在日本習其風土。恍然自悟曰。吾漂零海外。命也夫。癸卯（三年）春。長崎大火。先生僑屋亦蕩盡。因寄寓于皓臺寺廡下。風雨不蔽。盜賊充斥。不保旦夕。守約聞之曰。我養老師。四方所俱知也。使老師餓死。則我何面目立乎世哉。即時赴之。拮据綢繆而還。甲辰。（四年）我宰相上公。遣儒臣小宅生順於長崎。採訪碩德耆儒。生順屢詣先生。談論古今。謂先生曰。東武若有奉先生爲師者。能東遊否。先生曰。興學設教。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爲更重。我溪有望於貴國。但呂

我才德菲薄。何遽足爲庠序之師。至若招我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其意何如耳。及順歸上公備聞先生才德文行。明年乙巳。五年辛亥朝公延聘召先生。先生乃與譯者及門人議其去就。皆曰。上公好賢嗜學。特召先生。不可違拒。先生乃應其聘。七月至武江。自是禮接鄭重。待以師友。八月上公就邦。九月迎先生至水戸。十二月歸武江。丁未七年八月。又至水戸。每引見談論。先生援引古義。彌縫規諷。曲盡忠告善道之意。上公亦與之論難經史。講究道義。冬。上公鑄鐘。簴于城樓。日備警時。乃使先生作銘。自書于鐘。及上公構高枕亭于綠岡。又使志其亭。先是上公欲爲先生起第于駒籠別莊。先生力辭數四。旦曰。吾藉上公之眷顧。藏孤蹤於外邦。得養志守節而保明室之衣冠。感恩浴德。莫之大焉。而不能報其萬一。至于衣之食之居之或豐或儉。則未嘗置之懷抱也。旦吾祖宗墳墓

喬木秀美。想必爲虜所發掘剪除。每念及此。五内慘裂。恥逆虜之未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也。上公慰諭懇至。乃勉從之。甲申八年二月。歸武江新第。先生常念守約傾心之篤。每通書信。或寄黃金衣服。且攄情素。守約領其重。先生乃代金且絹帛。書論之曰。昔及相見。分微祿。且其半贍不佞。賢契敝衣糲飯。樂在其中。蓋以我爲能賢。且爲道在是也。豈有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賢契而忘之。則可也。不佞而忘之。尚得謂之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量己。又當量人。賢契自居高潔。則不佞處於不肖矣。不幾與初心相紕繆乎。況非所謂高潔乎。自是不敢拒而受之。己酉九年先生歲七十。自且年老神耗。欲辭西歸。乃啓陳其意。上公嘉其脫篤慰勉敎。曲。先生不得已而從之。十一月十二日。先生誕日。上公設養老之禮。饗先生于後園。授凡杖而禮養焉。十六日親臨其第。酒敎

幣帛。禮接稠疊。新製屏風畫呂后夜漢年邵德
高者六人。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俊成。太公望。桓榮。文彥博。祝其遐
壽。盡歡而歸。是歲先生作諸侯五廟圖說。博
採衆說。通會經史。旁考古今。呂理折衷。識者
皆謂不朽之盛典。庚戌。十年先生呂檜木作壽
器。制度周密。漆而藏之。先是每歲欲用油杉
制之。而終無良材。稱意者。故呂檜木代焉。乃
謂門人曰。我既老在異邦。自誓非中國恢復
不歸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則骸骨無所歸

必當葬于茲土。然汝曹素不知制棺之法。臨
期苟作。則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數年之後。必
致朽敗。後來儻有逐虜敗亡之日。我子若孫。
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木未拱。棺槨
朽弊。則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日域之玷也。吾
之所以呂此者。非爲手足也。爲後日慮耳。況
禮有七十月制之文乎。是歲上公使先生作
學宮圖說。商確古今。剖微索隱。覽者若燭照
而數計焉。上公乃使梓人依其圖而呂木模

焉。大屋其三十分之一二。棟梁枅栱。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喻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門樓。牆垣等。皆極精巧。及後樂園。先生亦授梓人以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也。又命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尺。揣其稱勝。作為簠簋籩豆登鉶之屬。古意焰乎溢目。如周廟敬器。唐宋以來。圖雖存而制莫傳。先生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工師諮受頻煩。未能洞達。乃為之揣輕重。定尺寸。關機運動。教之彌年。卒得成之。壬子十二年冬。上公使先生率儒學生習釋奠禮。改定儀注。詳明禮節。學者通其梗槩。明年癸丑。延寶元年。復於別莊權裝學宮。使再習之。於是學者皆精究其禮。甲寅二年。先是上公使先生製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帶。野服道服。明

道巾。紗帽。幞頭之類也。上公素遇先生。呂殊禮。寒暑風雨。必問起居。殽饌牲牢。莫不備焉。常念先生客居他邦。清節厲操。鄉信阻絶。而言不及子孫。乃諭先生。寄書于家。問其家信。且召一孫侍養焉。先生作書寄之。先生之在鄉也。兄曰啓明。一名之琦。號蒼曙。登進士第。因忤閹宦。妄爲所劾。雖尼兩奉明旨昭雪。而不賂權要。故十年不得復。後漕運缺。御筆親除。時因流賊破北京。未得到任。遂歸南京洋務軍門缺。理應啓明推補。而時相馬士英。惟賂是圖。又起姦黨阮大鋮爲兵部侍郎。呂爲羽翼而已。清朝欲强用之。不可。部院陳錦欲殺之。呂操江唐際盛力救。得免。後錮於南京屏居灌園。及先生流離海外。莫知其存亡。次兄某名闕字仲琳。未弱冠而卒。先生繼妻陳氏亦先沒。後聘胡氏。先是妻父胡公。必欲配之。先生而先生固辭者三。且作書苦辭。胡公不許聘

後先生適會母喪未娶後値亂離奔逃數寄書而使別許配而胡公堅執不允後亦莫知其存亡先生有二子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咸字咸一據下先生與諸孫男書有汝父元楷之子不止於是士則否今忘之之語則先生所詔只有二男則女能詳其元楷或是大成大咸之改名者今莫能詳高字柔端即陳氏所生也高忠孝性成聰明絶世兒時三歲便如成人一言一動俱有矩矱長者皆愛之憚之六歲喪母哭泣之慘弔喪者哀不能起遇事先意承志先生藉呂忘憂變革旦來年十二三嚴備利刃晝夜不去身其妗駭焉問之曰佩此作何事曰今夷虜犬羊豈知禮義兒若有不幸即旦此自刎寧肯辱身其妗與同卧起欲竊其刀四年不能得幼字同邑何氏因其舅爲滿官日夜思父又愧憤其舅失節忿懣遺疾未嫁而亡是時先生在外不知其亡年大約在壬辰癸巳間也大成隱居教授不就清朝考試呂已酉年卒大咸先沒無子大成有二子曰毓仁毓德

孤負養於外祖姚泰家泰字瀛一歩先生所寄書達姚家家人相與驚嘆始知其尚在天壤間且悲且喜然未審海外險夷禁諱是以切欲訪求而不敢輕動乃託外家親姚江字虞一赴日本候察邦憲及先生安否泰謂先生離鄉年久不識姚江故授之以先生所嘗有金扇及命紙等爲證而附家書丙辰四年江至長崎先生覽書始知大成之死泫然隕涕江之在崎也備識先生與上公相得而保全明室衣冠又召一孫之意及歸被清朝官吏監察而以犯禁充於軍後泰及毓仁毓德傳聞先生消息明確戊午六年毓仁直來日本十二月至長崎而礙法禁不能詣武江先生亦老疾不能赴長崎唯以書通情而已上公聞之閔惻欲召毓仁侍養而毓仁受母命而來當歸報母故躕躇不敢遵命也於是上公諭先生使門人今井弘濟往長崎賜賚毓仁甚優渥先生寄書審問祖宗之墳墓舊友之存亡且警之

呂國七家破。農圃漁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藝。亦自不妨。惟有庸官決不可爲耳。竟不及其他。己未七年四月。弘濟抵長崎。與毓仁相見。備述先生之意。且諭毓仁侍養。毓仁謂弘濟曰。毓仁幼失父。家有母及弟。而無負郭之田。我之來也。欲問家祖安否。而慰其渴望。然後辭母再來而終侍養之孝耳。前者姚江之來。不及至家。中途遭事而毓仁家篤。不能贖之。居常欝陶。忽焉浮海。

而長留不歸。雖有事祖之誠。而實缺倚門之望。今且歸而報母。必圖後舉。然則于祖于母。孝心兩得矣。七月。弘濟歸都。備述毓仁之意。及桑梓之信。先生憮然感愴。是歲先生年八十矣。及先生誕日。上公又設養老禮。前一日。親就第祝壽。奉呂羔裘。鳩杖龜鶴屏等。凡二十品。明日先生設香燭拜告天地。祝呂逆虜未七。故土爲墟。而身在異邦。遲暮衰疾。久受上公隆恩。無以報之。歔欷流涕。感動傍人。是

曰上公命奏古樂而樂之庚申八年先生素患咳血二十餘年精神俊爽苟無惰容年逾八十老疾稍漸膚燥體寢因生齊瘡不勝起坐岑岑在床明年辛酉天和元年衰損日甚上公屢使人問候饋以菓穀且使醫官奥山玄建診察進藥先是先生每疾常服玄建之藥至此先生辭曰玄建者常在公侯之門醫療權要者也今吾之疾也瘠癢浸搖手足汚爛而使之診脉恐傳染醫手則累人居多未必不由吾也利己而損人君子戒之且犬馬之齒既過耄耋而欲用藥石延旦夕之命未爲知命者也吾必不敢承命矣上公爲之慰喻懇欵玄建亦屢至累請而先生力辭不使診脉玄建乃望聞而制藥先生服之意在重上公之命而已壬戌二年三月設宴招親友及門人等力疾起坐諄諄教誨蓋永訣也四月十七日無有他疾語言聲色不異平日未時奄然而逝年八十三先生既制棺又逆備葬具門人

歛畢。上公歎惜不已。臨送其葬。親題神主。世子亦會焉。已四月二十六日。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麓。依明朝式成墳焉。癸亥三年七月十二日上公與群臣議謚曰文恭先生。親詣墓薦少牢。文曰。嗚呼先生。道德坤厚。才望崧高。生于明季之衰。遭于陽九之厄。危行砥節。屯蹇隱居。鶴書連徵。確乎不拔。身陷賊窟。守正不移。流離轉蓬。經幾年所。衣冠慕古。未曾變夷。歐血嘗膽。至誠無息。殘光肥遯。謝恩遠辭。鼓翼南溟。奮鱗東海。風饕雪虐。義氣益堅。寬文乙巳夏六月。惠然寓我。我茲師資。終日諄諄。論文講禮。嗚呼先生。博學强記。靡事不知。起廢開蒙。孜孜誘啓。我未半年。天不假年。去歲夏初。奄忽長逝。嗚呼先生。生有懿行。死不可無美謚。古言曰。道德博聞曰文。恭執事堅固曰恭。蓋先生之謂乎。故謚曰文恭先生之靈來聽來饗。甲午。貞享元年上公命構祠堂于駒

龍別莊。十二月十三日遷主。祭用少牢。自作文祝之曰。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搓來止秋津。寤寐憂國。老淚露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隣。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既見既覩。眞希世人。温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備。家寶國珍。丞丈師事。恭禮夤賓。嗚呼哀哉。齒超八旬。遽爾捐館。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結不能伸。相攸構廟。輪奐維新。簠簋籩豆。云設云陳。牲醴粢盛。克祀克禋。敢告微誠。梵香參神。神若有知。來綏來臻。尚饗。自是每忌日。親舉祭禮。然是日適當　東照公之忌日。有事于太廟。故移祭于明日。卒哭曰爲常。先生性質謹慎。強記神敏。雖老而疾。手不釋卷。凡所經覽。鉤深體實。博而約。達而醇。嘗謂門人曰。學問之道如治裘。遡其粹然者而取之。若曰吾某氏學。某氏學。則非所謂博學審問之謂也。又曰。爲學之道。外修其名者無益也。必

須身體力行。方爲有得。故子貢天資頴悟。不得與聖道之傳。無他。華而不實也。作文。雄壯古雅。持論逸宕。筆翰如流。隨手成章。嘗曰。大凡作文。須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以古文。內既充溢。則下筆自然湊泊。不期文而自文。若有意爲文。便非文章之至也。碩儒學生。常造其門者。相與討論講習。善誘以道。於是學問之方。簡牘之式。科試之制。用字之法。皆與有聞焉。先生飭身以禮。燕居儼若也。平居見客。雖親暱必具衣冠。謙而接物。不盡人歡。嚴而自持。苟無虛飾。治家以儉。量入爲出。離家四十年。不接婦女。或諭以置妾。曰備藥餌之奉。而先生不許焉。格物窮理。志慮精純。古今禮儀而下。雖農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審其法度。窮其工巧。識者服其多能。而不伐。該博而精密也。爲人剛毅方直。操履中規。親擇交而慎言。晦迹遠疑。如其祖宗官銜。及身蒙徵辟之榮者。雖親友門人。未嘗與之

言也。曾主勅諭。亦不示人。及卒有古硯鎖而封焉。於中得所自書祖宗巨卜紙牌。及奏疏履歷等勅書別藏于描龍箱。於是人皆服其深密謹厚。而知本末事實云。

舜水先生行實終

○略譜

○龍山處士　諱某。娶黃氏。不仕卒家。

守愚　諱詔字某。誥贈榮祿大夫。娶孟氏。誥贈夫人。

惠翁　諱孔孟字某。誥贈光祿大夫。娶楊氏。誥贈夫人。

定寰　諱正字存之。別號位垣。總督漕運軍門。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要金氏。前封安人。誥贈一品夫人。

蒼曙　諱啓明。一名之琦。登進士第。推補南京洋務軍門。爲兵部侍郎大鋮擯落奉朝請。不仕清朝。屏居卒家。要邵氏。

建功　諱某

宏含　諱某

敬武　諱某。

仲琳　諱某。舉茂才。未弱冠卒。無子。先生所書云。次兄字仲琳。天生所具云。二伯父號重林。而不載名字。今按仲琳重林音相近。且流俗呼字爲號。疑非別號。

舜水　諱之瑜字魯璵。舉恩貢生。崇禎弘光間。累蒙徵辟。力辭不就。及難起。流落海外。

竟駐二本邦一。保二全衣冠一。西山公聘、爲二賓師一。
天和二年壬戌卒。謚二文恭一。初娶二葉氏一。生
二子一。大成。大咸。繼娶二陳氏一。生二女高一。

大成

字集之。隱居教授。不レ就二清朝一考試。永曆二十
三年己酉卒。娶二姚氏一生二子一。毓仁毓德。姚氏父名
泰字八歩一瀛。泰有二三子一。曰長人。曰旭如。次、即姚
氏。二孫。曰江字八虞山一。曰景峨。即天生之表兄
也。

大咸

字咸一。號二華鶴一。早卒無レ子。

女子

諱高字柔一。端。字二同邑一何一氏一。愧二憤其舅
仕二清朝一憂鬱成レ疾。未レ嫁而亡。

女子

名保姑。嫁二姚氏一。生二子珠官一。

毓仁

字天生。亦娶二姚氏一。姚氏父名顯明。兄名萬一
亭。延寶六年戊午。天生來二長崎一探二知文恭一
消息一數年後又來。時二先生一已二没一。西山公贈二
呂先生所一自レ書祖先紙牌履歷等。及白金

若干。感泣而歸。

坤郎

日得

毓德　字大生

右據

正函

先生所嘗親書先世緣繇履歷及天生所眞定之。

先生父兄昆上。書別號子姪昆下。書昆別名字。間有闕失。無所考質。天生所見有云。共曾祖從兄景昭。從弟百齡字公旦。鶴齡字公輔。不書誰子。今推族屬云。共曾祖則蒼曙之諸孫而天生之再從兄弟也。建功下注云。生從兄號宏合而不

書レ名ヲ疑ヲ宏含ハ即景昭之字ヲ而百齡鸞齡。
或爲ニ建一功敬武之子。然無ニ確據一。不ニ取附
會一。且
先生在レ家ニ時。嘗閱ニ譜牒一。惟呂ニ一一世不レ清ニ楚一
不レ欲ニ認爲一文公之一裔。謹愼之至。敢テ不ニ遵
奉一。

門生安積覺謹撰

○至ニ長崎一祭ニ舜水朱先生一文

張斐

登テ彼西山一兮踊ニ此東海一。夷齊千古ヲ兮而有ニ公
在一。公之不レ死兮將レ有レ所レ待。公而既死ス兮痛詎ソ
有レ艾。嗟予小子兮有テ志未レ逮。獨行寡和兮群
刺爲レ怪。天乎知レ我兮心則已ニ憊一。既窮ニ域内一ニ兮
復之ニ海外一ニ初至ニ國門一ニ兮闡者呂戒ス憂從レ中來ル
兮誰與爲レ解ス呉方之人兮鬼神是賴。公其佑テ
我ヲ兮無レ即ニ于殆一ニ。

又

嗚呼中原陸沈。天傾地折。狂瀾一瀉。九州盡決。既晉溺而莫救。何太海之不可涉。奮一往而輕身。去故鄉以永別。寔孤踪而至止。憺綱常于無缺。況忠信之所孚。又此邦之多傑。感儼師而敬友。復尊德而樂業。管寧渡遼而俗化。文翁入蜀而教洽。蓋君子之所處。必有益于人國。唯我公之高躅。亦獨遵夫前轍。苟吾道之可行。又何憾乎異域。嗚呼吾獨悲夫夏

同

嗣之猶存。纂羿之未絕。詛斟鄩之遂無其人。遠壽命之忽焉而奪。幷衷餓而非難。辱箕奴而不屑。將忍死而有爲。非逃此而苟活。竟夙志之無成。僅一身之歸潔。日豈瞑而淚漬心不灰而血結。國隕祚而長悲。家望祭而徒切。悵歸魂于萬里。渺驚波之難越。嗚呼已焉哉。唯浩氣之常存。塞中夫而不滅。起後生之頑懦。勵壯夫之名節。慨予生之獨晚。慕前修之餘烈。聞父老之遺言。心無傷而嗚咽。跪陳辭

以奠哀靈飄緲其來接

朱毓仁

又

維貞享貳年歲次乙丑七月己未朔越甲子
日承重孫毓仁率杖朞孫毓德功服孫坤等
謹以辦香束帛之奠遙致祭于皇明待贈太
文學朱公舜水府君之靈墓前而言曰嗚呼
痛哉嗟我祖君綿世德以處身拑心栝棬振
家聲而立志著意箕裘始芳齡而遍典籍纔
弱冠而次儒林一一片青氊半生黃卷且豪邁
不羈之才惟在切磋道義猶足以矯頹惰委
靡之習時鄉黨有大疑惟祖君一言而排之言不
時鄉黨有大難惟祖君一言而決之言不
發行不苟取至於釋紛利俗皆祖君談笑指
揮而定之者至今猶照人耳目嘖嘖稱美不
已噫嘻祖君時悲王事之多艱嘆人臣之不
節毅然繼仲升之投筆耳棄秋闈忽焉效魯
連之韜跡托遊東海是以棄尊顯辭親愛一一
朝奮翮高舉深遁隱迷去向莫之所知時孫

尚在襁褓間也。嗟哉我父。涕泣萬狀。舉家徨徨。仰止悲號。竟無寧晷。遍求海內。終年不獲。旦暮卜之。音耗茫然。致吾父懷終世之憾。抱不孝之名。悸不自定。歸逝泉壤。時孫尚在孩提。叔寥不辨正奄一息耳。追至丁巳年。海內傳聞。母氏委命表兄姚虞山。訪求消息。始得去向。隨即遣孫。歷險來崎。時蒙世叔今井小四郎者。欽奉上國恩諭。撫慰下情。指我顛迷。此天外奇逢。真足千古於期待者。得詢之實而證之。詳欣知靈龜之榮恩。厠名賢之列。即欲趨赴膝下。備陳積愆。無奈國禁戒嚴。礙不敢犯。驟難進謁。是以束囊歸里。少慰倚門之憂。再圖奉養之舉。此即已未之事也。及旋故土。詎意凶禍頻侵。兵火繼至。干戈騷動乎邊陲。黎庶竄逃於深谷。數年之間。骨肉流離。連喪考妣。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恨不能借槎以告萬劫之苦。苦於海壖懸絕。且妖氣不靖。惟有夢魂飛越耳。忽客冬之季。風聞

祖君有意外之變以爲浪傳不實之謠延至
今日附舟來崎正欲趨承色笑果聞訃變遇
有佐佐介三郎詢其口實事屬必眞驚魂幾
斷五中幾裂束手徬徨進退無策胡天之不
慭而化臺早築棄世仙征生則不得事養死
則不得祭葬恨無一面之謀痛無片言之囑
奔易簀之不能馳扶輀之不及即嗹咳之音
何從可覓愧不能繼父之志酬父之恩使鄉
有不孝之譏俾世有不仁之責即擢孫之髮
以贖孫之罪尚不足數也生而辱不如死而
榮孫之所以不即死者欲求祖君之遺蹟或
祖君之手澤并棄世安厝時日得持歸閭亦
得藉口于鄰族配享家廟歷祀孫嘗録登宗
譜設不朽之位立不朽之名使世世子孫以
謂吾祖有超逸之風受上國之榮作千秋之
話柄得萬古之稱揚俾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也耶得如斯者庶仰答鴻恩於萬一或消
前愆於涓埃嗚呼祖君氣還太虛靈爽猶在

靈如有知鑒我微忱照格來歆神旆早臨乎故里雲馭迅返於室堂一心數露萬里瞻依暫辭仙界回顧鄉閭嗚呼哀哉尚饗

舜水先生畫像贊　大學頭藤原信篤

節因危見道因亨居危之節處困之道自古至今固難矣哉常人計較利害枉志矯情有所折而不守其操也志士唯植綱常不論得喪仁之所在殺身成之義之所在捨生取之大明遺臣舜水朱徵君通書

經傳發明旨趣辭謝官職高尚行事生哀弊之世遇艱險之時切齒清兵竭誠魯王飄轉安南耿介不屈寄寓日東韜晦有待不以存亡而改其志也困卦之象曰致命遂志蓋其所庶幾者乎因題肖像云

龍山雲氣降豪英時世屯難義志亨皇運何當開寶曆肅塵不敢汗冠纓曾連憤恥蹈東海杖得精忠事北行異境術空人亦去汗青長照寸丹誠

此外有下野友元安東守約中村顧言安積覺等。祭二先生一文。文多不一載。

舜水先生文集附錄終

舜水先生文集後序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覺幼年得事

文恭先生者○先臣貞吉之志
而
義公之賜也○幸而長於清明
之世○忝職靡祿○皆
義公與

龍作公○淵容海涵之恩○敢不
夙夜競競○呂勗在三之義○
往年
義公輯先生之遺文○蒐羅搜
訪○殆無所遺○使安東守約

序其篇首而
龍作公克續
先志校讐檢閱既爲之序又
命臣識于其後乃拜稽首
撰言曰惟
文恭先生文集

二十八卷合六百七十四
首皆
先生年邁六十以至八十三
歲二十餘年間所作而筆
語批評不在此數其間雖

有上永曆帝魯王疏○祭王
侍郎文○皆係海外文字○其
在明室所作○一無存者○則
其遺軼淪喪者○不知幾千
百首○豈可不惜哉○儻使

先生生于寧謐之世○得行其
道而格君心之非○則天啓
崇禎之政○未必不復於天
順弘治之隆○然而豈有遭
遇我

兩君之賓接優崇躬執饋酳之盛禮哉又豈有纂輯遺文親加校閱之盛事哉是則先生屈于明室而伸于

本邦其文章之流落不傳者良爲可惜而節義之炳彪磊落者亘萬世而不磨此固天巧之默會而道之得行與不行一存乎天人何

與焉蓋
先生天資豪邁不㠯循行數
墨為學而㠯開物成務經
邦弘化為學大而禮樂刑
政之詳小而制度文物之

備靡不講究淹貫而其教
人未嘗高談性命憑虛騖
空惟㠯孝弟忠信誘掖奬
勵其所雅言不離乎民生
日用彝倫之間本乎誠而

主乎敬。發於言而徵於行。涵育薰陶。亹亹不倦。務欲成就人才。以為邦家之用。而以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婦順。兄友弟恭而朋友敬信。為天下之至文。故其為文。典雅莊重。直自肺腑中流出。不肯蹈襲前人片言隻字。而其機杼錯綜。未嘗不與古之作者合轍

連鑣而並驅爭先也本之
四書六經而佐之以左國
子史意之所到不期文而
自文如化工之隨物賦形
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而

廢蔚然而光鎗然而鳴其
可不謂天下之至文哉蓋
明末學者競為尖新纖巧
心術既壞風俗頹靡世方
以雲通為宗斲喪淳樸以

禍社稷○
先生獨為古學○世方㠯八股
為工○緣飾制義○㠯邀利祿○
而
先生獨為古文○圓枘方鑿○絶

不相入○而
先生毅然不顧○自信篤而自
期遠○不為流俗之所汩○則
其平日所養○為何如哉○安
南之役○白刃加頸而不撓○

遼東之帽丹旐在堂而不變豈非明末全節之偉人耶或曰子之稱揚先生至矣胡為不在明室施之行事而必待流離間關幾瀕九死而纔見之於空言乎曰世之不亮其心者皆謂明室板蕩逋播而來耳其然豈其然乎嚮使先生霑一命之祿而苟避其

難㠯求生則何所貴乎
先生哉
先生既㠯道義自任其豈不
欲謀謨廟堂而堯舜其君
哉時事不可為也知其不
可為而勉應其薦是冒進
也當此之時秉鈞軸者馬
士英阮大鋮皆權姦也一
應其薦則與姦黨相為朋
比也

先生而肯為之乎○故力辭徵
辟○峻拒朝命○臺省交章劾
其偃蹇倨傲○禍將不測○於
是星夜奔避○匿于舟山○舟
山守將不能輯睦○自相屠

滅○而清兵渡江○南都弗守○
閩廣隨陷○普天之下○莫不
辮髮臣虜○惟有航海可以
行志○漂泊鄭楚○百折不回○
非為一身之計○而陵藏謹

密○舉世莫有知其志者○惟
能熟讀其文○忖度時勢○然
後可審其志之所在○而知
非苟全性命於亂世者也○
或者又曰○

先生温恭端慤○恂恂一儒者
也○而子謂之豪邁○不亦過
乎曰○覺門人之下列○而又
在童穉之時○豈能望見其
門牆○而敢爲之標榜乎○然

當時惟見
先生終年歐血。寥寥寡和。夏
坐紗厨。冬擁脚鑪。踰七之
老。卷不釋手。去鄉萬里。而
竟不言及私親。惟以恢復

為念。未嘗一刻少弛也。雖
曰篤學力行之所致。非天
資之豪邁。其孰能如此。
先生未易以世之所謂儒者
方之也。故其言曰。處之危

疑而弗能決。投之艱厄而弗能勝。豈儒者哉。又曰。武夫悍將。詆譏文人無用者。彼祇見迂儒小生。三村學究。膠柱鼓瑟。引喻失義者耳。若陸宣公李長源王文成高文襄輩。圖度虜情。如指諸掌。雖健將累百。有能出其範圍者哉。又安在悉索刀靡箭痕哉。是欲為大

將名將○可以當讀書○觀其言○
可以知其人矣○惟我
義公○深知
先生○不以抗禮為傲○不以盡
言為忤○而
先生亦感激知遇○以為邁魏
文而駕荊莊○豈彼區區交
戍○得為比方○而能繼其美
者○亦惟我
龍作公○是則

先生雖亡。猶存之日。明於知時。審於處己。所謂天之逸民。而優游是邦。吕全其節者。豈偶然哉。臣雖不知天人之說。而跡其出處顯晦。

徵之於遺文曰。天也。非人也。吕俟後之知言者。

正德貳年壬辰七月穀旦

門生安積覺百拜謹識

右文集壹部
大君閣下寢編修之功所
賜謹即拜登藏于
家焉
正德五年乙未四月初三日
安積覺拜識

正德乙未孟春穀旦

柳枝軒茨城方道繡梓

柳莊精舍藏本

孟春穀日